

退休大妈的“早餐收复战”

退休前，我是家里的“早餐统筹总监”，每天的流程极其简单粗暴：发红包、发指令、出门吃。街角的油条豆浆、巷尾的热干面、拐弯的生煎包，全家人的胃早就被外面的各路小吃摊给“承包”了。我也落得个清闲。

可一退休，画风突变。早上睁眼一看，家里人还在睡，我这生物钟却准得可怕。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决定把“早餐外包”业务收回自营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这项“举措”遭到全家人的反对。

第一天我煮了白粥配咸鸭蛋，儿子筷子一撂：“妈，这清淡的，我吃不下。”老伴更是直接端起碗去厨房找昨天的剩面包。我这才恍然：外面吃习惯了，想用一碗白粥就把他们的早餐打发了，门儿都没有！

本人的字典里可没有“认输”二字。刚好，社区老年大学新开了个烘焙班，我连课程表都没细看，拎着环保袋就冲去报了名。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：不就是面粉加点糖嘛，我非得做出点让你们吃不饱的花样来。

结果一到课堂上我才发现，烘焙这玩意儿简直是一门玄学。什么低筋面粉、高筋面粉，什么干酵母、泡打粉，还要精确到克，这哪是做饭，这分明是上化学实验课啊！跟我一起上课的，全是跟我

差不多岁数的老姐姐，大家戴着老花镜，围着围裙，看着电子秤上跳动的数字，手抖得像在拿绣花针。

“哎呀，我这黄油怎么化成水了！”
“你这淡奶油打过了，变成豆腐渣啦！”
教室里每天都充满了这种欢乐的“翻车”交响曲。我拿出了当年做业务的劲头，记笔记、拍视频、回家反复试错。刚开始那几天，家里简直是“大型灾难现场”，烤出来的吐司硬得能防身，做出来的曲奇碎得像瓜子壳。老伴虽然嘴上不说，但眼神里分明写着：“还是去楼下买包子吧。”

半个月后，奇迹发生了。当老面酵母的发酵规律被我摸透，当烤箱里散发出黄油与小麦完美融合的焦糖香气时，我终于出师了。

现在的我，早已不是那个只会煮白粥的“退休大妈”，而是掌控全家早餐味蕾的“西点女王”。金黄酥脆的牛角包、松软拉丝的爆浆芝士吐司、蔓越莓软欧包、红豆麻薯小餐包，甚至还有奶香四溢的蛋挞，统统拿下。

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客厅，烤箱“叮”的一声响起，那股浓郁的奶香味就会像长了腿一样，精准地钻进老伴和儿子的卧室。现在，根本不需要我喊，只要烤箱一响，他俩就像闻到肉骨头的



二哈，自觉地洗漱坐到餐桌前，眼巴巴地等我端出“作品”。儿子一边大口吃着牛角包，一边竖起大拇指：“妈，您这手艺，在外面开店绝对被抢疯，我现在简直舍不得早走，就怕错过早餐。”听听，这还是当初那个嫌弃白粥的人吗？

回头看看这段日子，从老年大学烘焙班里的手忙脚乱，到如今在厨房里的游刃有余，我不仅成功打赢了这场“早餐收复战”，更找到了退休生活的新坐标。

在老年大学，我和老姐妹们一起研究配方，一起笑谈“翻车”经历，脑子转得比年轻时还快；在家里，看着家人把我做的花样早餐吃得干干净净，那种成就是从未有过的。

老有所学，老有所乐，老有所为。这不，昨天我又在老年大学群里接龙了新课——中式面点。我的下一个“作战目标”是：三天内让老伴承认，我做的水晶虾饺比外面茶楼里的还要绝。厨房交响曲，本厨娘接着奏乐接着舞！ 苏应纯

“粘人”的父亲

那晚，父亲又让我回乡喝喜酒。这是他今年第四次让我回去了。除了喝喜酒，其他理由无外乎“家里桑葚熟了、枇杷熟了，自己钓到了一条十斤的大鱼”之类。

而我像往常一样，以回一趟太折腾为由，再次拒绝了。没想到，这次他冷冷地丢了句：“我看哪，你以后不用再回来了。”我们难得地吵了一架。

挂了电话，我胸口堵得慌：父亲都不到60岁，怎么就跟七老八十似的，天天盼着子女绕膝？

父亲是个沉默的人。这沉默，一半是性格，另一半，大概是机器惹的。家中有四台织布机，父亲每天给纺织厂摇布匹。机器停了，他得去看；丝线断了，他得去接；布匹摇好了，他得去卸……他每天雷打不动，把几十个30公斤重的布匹一一抬上三轮车，运去厂里，再拉回一车原料，埋头接着摇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他跟机器处久了，自己也活得像台机器。那些布匹将他的脊背一寸寸压弯，加上长年吸烟，他比同龄人更显得苍老。

父亲还有些迂腐。吃菜，他只认本地菜。他几乎哪儿也没去过，总说故乡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地儿。他还说：“我们这儿没有谁像你一样，非得跑去外地谋生。”我觉得他古板无趣，所以很少主动跟他攀谈。平时不论大小事情，我更习惯跟母亲讲，再让她转达给父亲。有一回，我说想拿家里那辆闲置的旧车去抵换一辆新电车。一会儿，母亲就回了电话，说父亲不答应。我顿时来了气。可当我拨通父亲的电话，耐着性子劝了几句，他竟半推半就地答应了。从那时起，我隐约觉得，父亲似乎一直在等，等着我主动给他打电话。

父亲越来越像个孩子。那年，我带他去广东的岳父岳母家。第一次坐上飞机，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，不时问我，飞机还有多久起飞？脚下那片是湖还是海？到了广东，我又带他去看海，他举着手机拍个没完。回到家后，他逢人就讲起这趟远行，炫耀自己把高铁、飞机、地铁统统坐了个遍，像个得了糖的孩子。

几天前，母亲告诉我，父亲住院了。那阵子，他一直头晕，却还硬撑着干活，最后终于撑不住了，是邻居开车把他送去医院。一查，才发现血压竟飙到了两百多，当即被推进了抢救室。所幸挂了水、服了药后，血压慢慢降了下来。

我猛地惊醒——那晚，不正是我拒绝他的那天晚上吗？

踌躇了很久，我决定给父亲打电话。拨通后，与他闲聊了几句，我便劝他：“卖掉两台机器吧，不然拼命赚来的钱，到头来反倒送给了医院。”父亲听了，语气柔和起来，连连应道：“要卖的，要卖的，明年我先卖一台。”我说：“几年前，你就说要卖，到现在还是一台也没卖。”他在电话那头笑了，我能想到，他腼腆的样子。 王超



慈母身边少年心

我所生活的小城离故乡很近，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，所以我经常会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回归。

那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到家，母亲正在院子里侍弄花草。她见了我，一点也不惊讶：“回来啦！今儿咱们吃槐花饭吧，你小时候最喜欢吃。”一个“你小时候”瞬间让我有种“归来依旧是少年”的感觉。有母亲在，无论你多大岁数，都会有人在你耳边反复提及“你小时候”。

我摘下老槐树上的槐花，抱了一大捧给母亲。母亲笑咪咪地接过槐花，她的笑容跟年轻时很像，瞬间我又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。小时候我就是这样，爬到树上把槐花摘下来给她。如今我也爬不动树了，槐花是借着房梯摘下来的。

母亲把槐花凑到鼻尖，闻了闻说：“真香啊！”我不觉笑了，这个动作我最熟悉了，每次她捧着槐花必定要闻一闻。

我和母亲坐在院子里一边聊天，一边择洗槐花。她跟我讲起前几天村里的一位老人去世了，讲完后忍不住感慨：“唉，这人呐，一辈子真快。”是啊，几十年的光阴，仿佛一晃就过去了。母亲老了，脸上有了皱褶，身体也每况愈下。我也不再是壮年，岁月沧桑也在我的身上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。但守在母亲身边，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孩子，有人疼着爱着。我有什么委屈，也会向母亲倾诉。

我不是那种只报喜不报忧的人，因为我知道母亲也想知道孩子们的难处。我把自己的烦恼倾倒出来，母亲认真地

听，耐心地劝。其实这个世界上，能够跟你分担烦忧的人极少，母亲是这样的人。

我和母亲一边忙碌，一边絮絮说着。一会儿工夫，槐花饭做好了。母亲会就地取材，在院子南面的小菜园里摘下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等蔬菜，做出可口的农家饭菜。我每次回家都是如此，母亲不会刻意准备什么，往往是有啥就吃什么，但每次吃到母亲做的饭菜，我的味蕾就会唤醒一些记忆。“妈，黄瓜不要炒着吃。我小时候都吃够了。”“妈，这道烧茄子好吃，记得那年我拿回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你中午给我做的就是烧茄子。”母亲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是啊，我也记得呢。”

回到母亲身边，我真的觉得自己依旧是少年。爱依旧，温暖依旧。 王国梁

“婆婆妈妈”的婆婆

晒久了容易褪色……”

“知道啦，妈，你快早点回去吧，太晚了不安全。”我催着她赶紧走，她一步三回头，总担心忘记叮嘱我什么。

她一走，我就放飞起来。奶茶喝起来，外卖点起来，跟着老公两个人吃着龙虾烧烤，喝着小酒，好不惬意。

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。“碗又不洗。”老公一边洗一边抱怨。“衣服放在哪了？”大早上找不到衣服的我恼火地冲着老公喊。这些平时都是婆婆在做，我俩上班忙，根本不操心。

下班回到家，我跟老公大眼瞪小眼。看着沙发上堆了好几天没收没叠的衣服以及空荡荡的餐桌，一起摊在沙发上，“要不，还点外卖吧。”老公试探性地提议，“可是外卖我都吃腻了。”我抱怨道。

“要是妈在就好了。”
我俩异口同声地说，而后相视一笑。
“妈，你儿子想你了，你快回来吧。”我抢先一步抱着电话说。“妈，是你儿媳

妇想你了。”老公也不甘示弱，随后喊道。

结果，一向婆婆妈妈的人，第二天就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：“你看看你们，少了我就是不行……”人还没进门，数落声就已经进来了。我和老公笑着把她揽进门，一进门，话音就落了。平时摆满饭菜的餐桌上，摆了满满一大捧鲜花，还有我特意给她挑选的珍珠项链。

“妈妈，辛苦了！”她高兴极了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老公上前拥抱了她：“辛苦了，妈妈，今天我来下厨，给你们露一手。”我也忙举手：“我来打下手，妈，你就好好歇着。”

婆婆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哦，对了，我从老家带了好些菜回来……”厨房里，久违的香味飘了出来。

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婆婆的心里满满当当的爱，当这爱满得要溢出来的时候，就变成了啰啰嗦嗦的话。但是，说实话，我们真的离不开这个“婆婆妈妈”的婆婆。 钟伟凤



她真是一个婆婆妈妈的人。

你看，她又在絮絮叨叨地说：“你们年轻人，少吃外卖，少喝奶茶，这些都不健康！”我端着手边的奶茶，看着眼前的炸鸡，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。

我有时候真挺烦她的。我和丈夫都是好几十岁的人了，还把我们当成小孩子一样对待，怕我们吃外卖不健康，要送上几句，怕我们开车不当心，出门前总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连洗衣服晾晒的活，都怕我们做不好，不让我们插手。

这不，她要回老家几天，就开始念叨上了：“这几天，你们要自己做饭。鞋子都给你们刷好了，晾在外面记得收。对了，还有那衣服，干了就要立马收起来，